

郁達夫



新加坡文集

(上册)



郁达夫 著
刘涛 沈小惠 主编

郁達夫



新加坡文集

(上册)

郁达夫 著
刘涛 沈小惠 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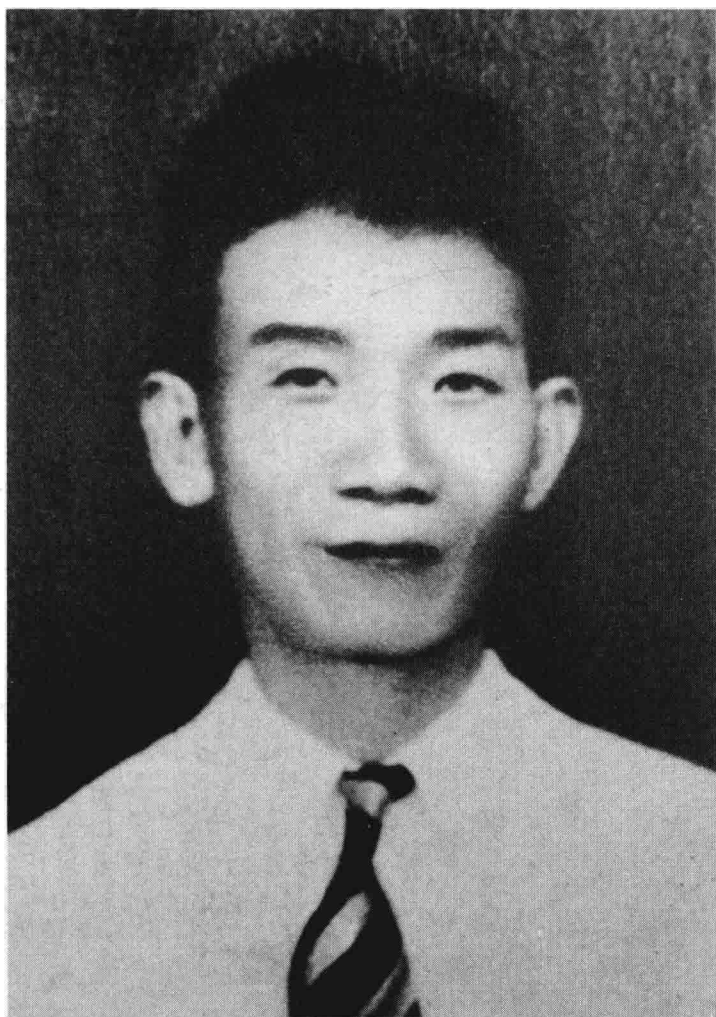
编辑委员会

顾问：姚梦桐

主任：郁峻峰

编委：菅秀伟 刘 涛 沈小惠（郁达夫研究学会）

骆 明 李选楼 成 君（新加坡文艺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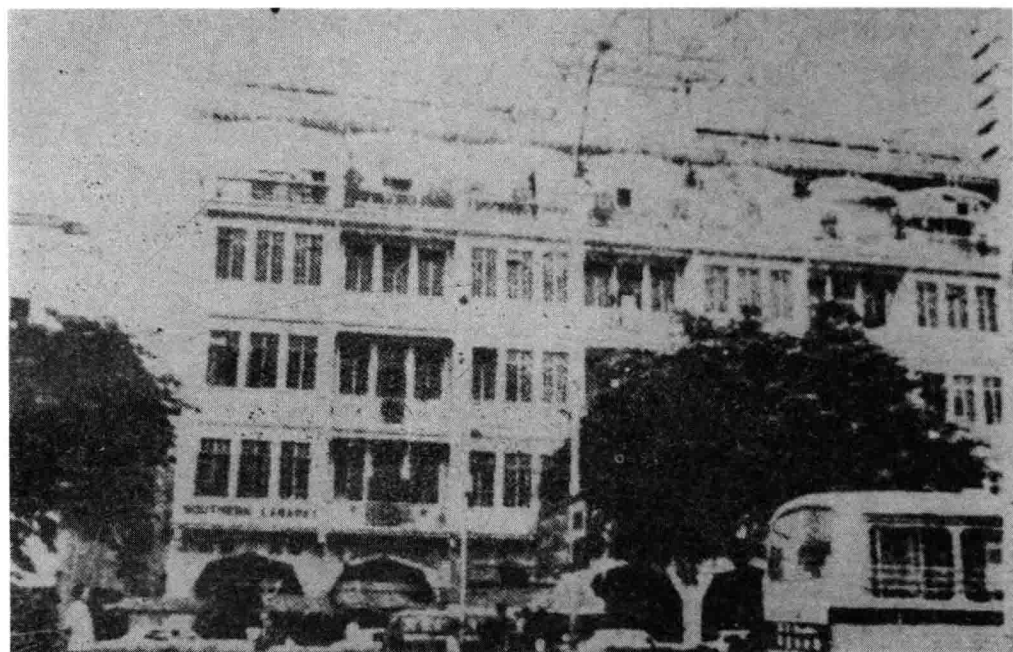
郁达夫在新加坡（19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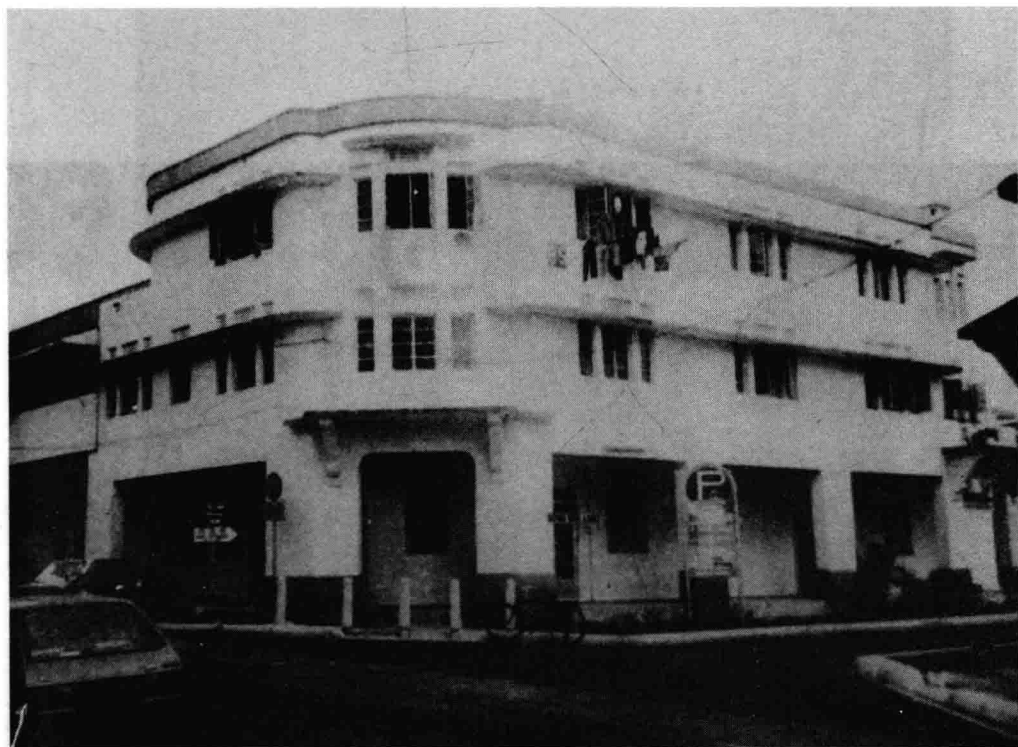
40 年代的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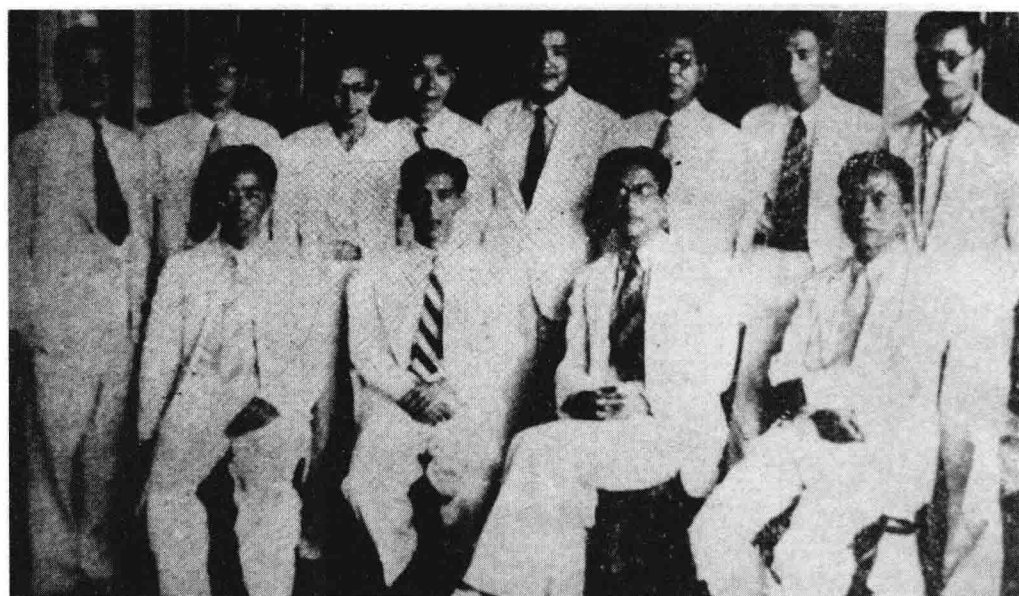
《星洲日报》旧址（郁达夫在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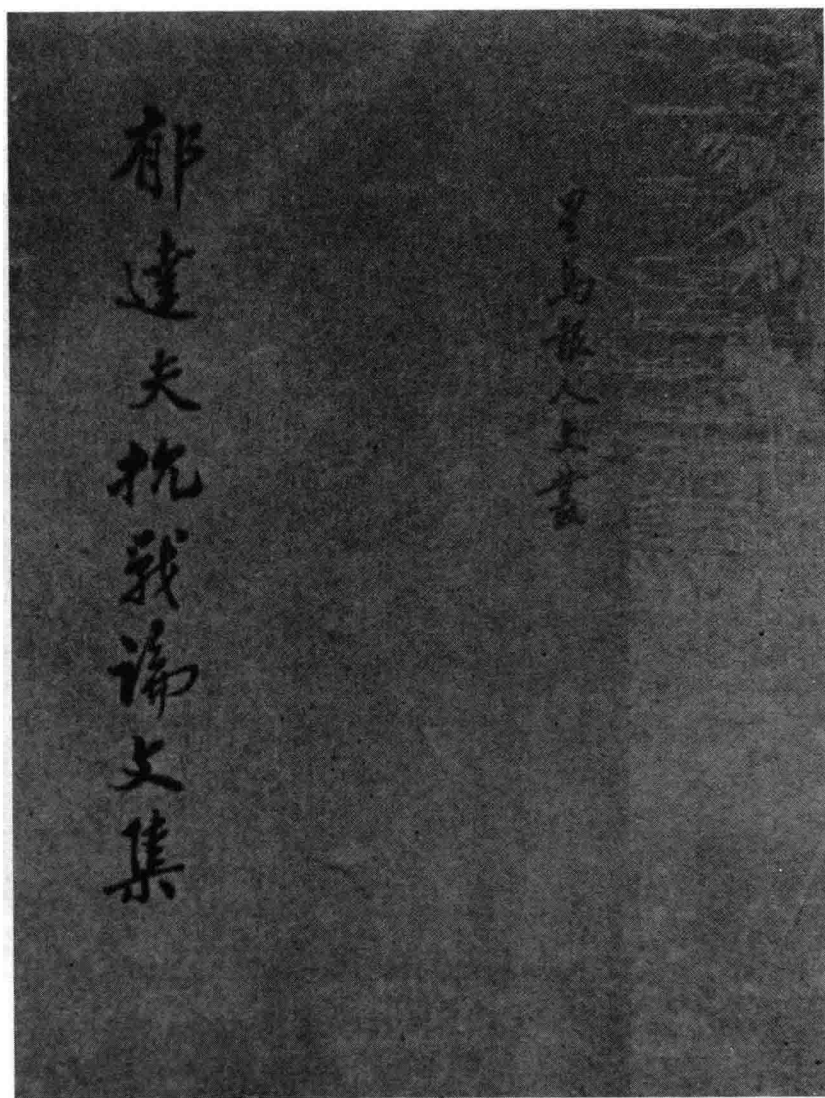
南天酒楼（郁达夫初抵新加坡下榻处）



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旧居



郁达夫在新加坡欢迎乔冠华的宴会上（1941 年）



新加坡版《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封面

衛生機脈

康健之良藥

左列各藥均有

一、**衛生機脈**：此藥能強壯心臟，促進血液循環，對於心臟衰弱、貧血、神經衰弱等症，均有顯著療效。

二、**衛生機脈**：此藥能強壯心臟，促進血液循環，對於心臟衰弱、貧血、神經衰弱等症，均有顯著療效。

三、**衛生機脈**：此藥能強壯心臟，促進血液循環，對於心臟衰弱、貧血、神經衰弱等症，均有顯著療效。

一九二九年的希望

一九二九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挑戰，但我們始終堅持下來了。在未來的一年中，我們希望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為國家的繁榮和民族的幸福做出更大的貢獻。

一九二九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挑戰，但我們始終堅持下來了。在未來的一年中，我們希望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為國家的繁榮和民族的幸福做出更大的貢獻。

估敵

郁達夫

（一）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二）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估敵

郁達夫

（三）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四）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估敵

郁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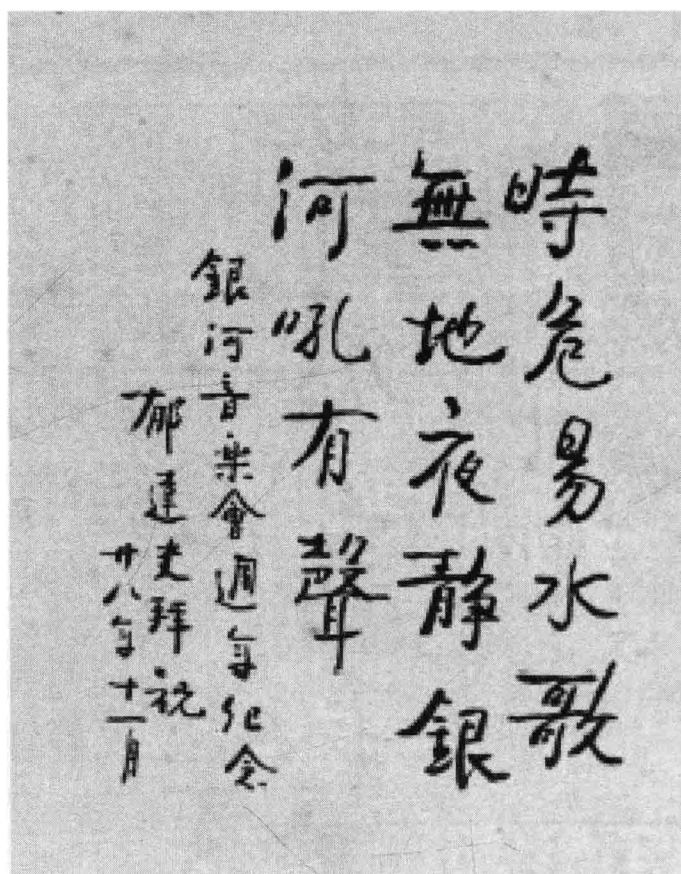
（五）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六）

估敵，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曾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在抗戰以後，我們又估過敵人的實力，估過敵人的弱點。現在，我們再來估估敵人的實力，估估敵人的弱點。

郁達夫到新加坡后发表的第一篇长文《估敌》



为纪念银河音乐会周年祝词

前 言

郁达夫，“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之一，因“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决然去国远赴南洋，“去做海外宣传”。1938年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新年伊始，便在该报元旦增刊上发表了时事评论《估敌》，拉开了其热烈而充满激情的海外宣传抗战的序幕。

作为一名“识风浪的文化人”，郁达夫认为，抗战的最大目的是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策略是“长期持久，室空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决不言和，绝无妥协。基于这样的抗战思想，郁达夫以《星洲日报》为主阵地，及时报道抗战消息，分析战争形势和世界局势，鼓舞抗日士气。《在警报声里》报道台儿庄战役的情况；《空袭闲谈》、《谈轰炸》向新加坡民众传授如何防范敌机的空袭；《抗战两年来的军事》和《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列举具体的事实和数字说明敌我之间的军事对峙，比较双方的战斗力，推断最后胜利终将谁属；《“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正确预测敌我今后发展的趋势；《纪念“九一八”》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日寇百计俱穷，必将失败；《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强调了抗日的持久性。郁达夫还密切关注着欧洲战场，撰写了《苏联与日本》、《错综的欧局》、《欧战扩大与中国》、《意大利参战与敌国》和《今后的世界战局》等文章，及时报道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情形，又以确凿而丰富的数据、中肯而透彻的分析，判断战局发展的趋势，准确地预言“德意”将以失败而告终。在抗战最艰难时期，郁达夫以一个文人的特有方式，大声呐喊着，激励国内民众和南洋华侨的觉醒、抗争的意志，给萦绕在一些人心头的恐日症和不可胜论有力

地一击。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郁达夫予以义正词严的揭露和谴责。军事上，他写了《敌在浙闽的攻势》、《敌最近的侵略形势》、《敌人对安南所采取的的策略》和《敌国目前的致命伤》等文章，强烈地谴责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严正地揭穿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同时又意识到战争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的实力。他在《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中，以日本官方公开标明的军费中积算下来的数字为依据，推算出敌国自侵略战争发动以来，已耗费二百万万。再看其内外公债，截至1938年末止，又加上1939年度，已累计达二百五十万万之数。而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繁重的开销引发了其国内一系列问题，诚如在《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中所描述的：“敌国内经济崩溃，产业界破产，兵源断绝，因恶性通货膨胀，乱发赤字公债，物理增税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且食粮不足，频年荒旱。”

为掩盖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困顿，敌国的军阀们又趋向从政治上采取进攻策略，一方面制造谣言，破坏国共团结抗日；一方面“利用汉奸，成立傀儡政府，想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恶毒计划”。在《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一文中，郁达夫一针见血地道破敌国的两个目标：一是利用傀儡政府和中央政府争取民众，二是通过傀儡政府，不惜用任何手腕，破坏我们的法币信用，企图从经济上搞垮我们。不仅如此，还根据日本的各大杂志与政治家的言论，以确凿有力的论据予以驳击，指出这样的伎俩是痴人妄想，不可能得逞的。

在南洋的三年，郁达夫一直从事着抗战文化宣传和新马文化的建设，清楚地看到，日寇除了用飞机大炮屠杀、政治和经济的进攻，还进行文化侵略，并点明这“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针对这恶毒的招数，他写了《敌人的文化侵略》、《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和《侵略者的剿灭文化》等文，揭穿其文化侵略的本质，并强调妄想在沦陷区教授日语，“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心甘情愿自称作为日本臣民”是徒劳的。因为华夏文化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历经“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清异民族”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有着一套自我净化的免疫系统，而入侵者想将其同化甚至毁灭是很难办得到的。更何况日本的

文化本身就大量接受中国文化的种子呢？

正当举国上下全面抗战之际，汪精卫却发表了“和平建国宣言”，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依附于日本。针对汪精卫这一逆势而行的卖国行径，远在南洋的郁达夫撰文斥其为“卖国的汪逆”，并指出伪国民政府终因毫无利用价值，得不到敌寇的支持而自灭。听到友人张资平堕落为汉奸文人的消息，他在《“文人”》中气愤地写道：“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足见其作为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和对民族气节的崇尚。

“楚虽三户竟亡秦”，是郁达夫少年时写下的诗句。在南洋，郁达夫又一次发出强烈的呼声：“亲爱的侨胞们，楚虽三户，足以亡秦，众志成城，卒能兴夏，自然是指日可待。”年少时“亡秦”的情结终化作今之抗日决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以笔代枪，在敌人的心脏上狠狠地开刀，瓦解敌人的军心，激发国人一抗到底的士气。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毅然投身于南洋华侨英勇抗敌保卫新马的洪流，成为文化界抗战宣传的领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以自己的言行感染了数万海外的侨胞，使他们捐款出资援助国内的抗战，并激励一批批峇华机工回国投身抗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秉承了中国古代文人所固有的节操，承续胞兄的凛然正气，漂泊于异域他乡，最后用生命完成了他最壮美的爱国诗篇！

“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这是郁达夫南来的目的之一。在接编《晨星》时，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晨星”这小小的一角园地，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在南洋“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培植出许多“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来。”三年多来，郁达夫精心经营着南洋文学的建设，积极推行抗战救亡文艺，鼓励南洋作家创作反映当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撰文谈论南洋文艺，培养文艺青年，对南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编辑《晨星》约一个月后，郁达夫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状况有所了解，身处异乡的华侨中文水平大都不高，不少来稿存在着题材狭窄、内容空泛、形式单一、技巧呆板等问题。为此，他在《晨星》等刊物上发表了《希望于

投稿诸君者》、《编辑者言》、《再告投稿诸君》、《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和《事物实写与人物性格》等文章，指导投稿者的写作。针对创作题材的选取，他提倡以彻底的写实精神，关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南洋受战事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如人口的增多，筹赈会、展览会的开展等，还要发挥想象。举办“马来亚一日”征稿活动，鼓励华人社会各阶层记录自己的生活，还为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写评论。至于写作角度，他说：“大海中投下一石，波浪是一定会起的，你如不能捉住石下海去的一点中心，描写焦点，你也可以从侧面看去，描写出因这投石而起的波纹的一圈或半截。”不必拘泥于某个点而停滞不前。

至于文学的表现形式，郁达夫认为，文艺要服从现实的需要。目前，只要能达到宣传抗战这一目的，各个样式都可以用，尤为推崇报告文学、戏剧等样式，认为其在宣传抗日、鼓动群众方面的优势明显，还写下多篇评论，如《报告文学》、《看了〈雷雨〉的上演后》、《〈原野〉的演出》和《马华剧运的进展》等，评价各自的妙处和作用；还在《晨星》举办一系列专题性的征文活动，如散文、诗歌、评论等，以适应南洋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需要。对于表现技巧，他从文学的体裁、写作技法和语言等进行详细的阐述，如《理智与情感》、《看稿的结果》等。这对提高当地的文学作品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新加坡这个文气未开之地，郁达夫非常注重作家队伍的培养，尤其是对青年作家扶掖备至。他以《星洲日报》的数个文艺副刊为阵地，以宣传抗日救亡、表现社会现实为文学创作宗旨，出版专刊、特辑，发表评论、讨论文章，吸引并培养南洋一大批文艺青年。如青年诗人冯蕉衣是郁达夫看稿中发现的，常得到他艺术上的指点，作品常发表于文艺副刊上，1940年10月因贫病交迫而英年早逝。郁达夫送其入殓和入土，写下纪念文章《悼诗人冯蕉衣》。此后，在《晨星》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为冯蕉衣的遗诗集写了序言《序冯蕉衣的遗诗》，情切词肯，称之为“一位生下来的抒情诗人”。像饮誉东南亚诗界的马宗藕先生也受到郁达夫的赏识。那时马先生写些旧诗投稿。郁达夫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诗人，主动写信给马先生，指明他有写诗的天赋，鼓励他要继续钻研下去。在对温梓川小说集《美丽的谎》评论中，认为反映马来亚中下层社会现实的作品最为精彩，赞扬作者“很有